

文章编号:1008-3758(2004)03-0226-03

再现《圣经》世界中的“替罪羊”

——评析《旧约·撒母耳记》和《卡斯特桥市长》中人与社会冲突的主题

张艳清,张燕楠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4)

摘 要:在《圣经》原型的对照下,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主人公迈克·亨察尔的悲剧:人束缚于社会新旧秩序交替的冲突之中,当人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时,最终会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牺牲品——“替罪羊”。对《旧约·撒母耳记》中扫罗与大卫的故事和《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尔与伐尔伏雷故事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人与社会的冲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关键词:圣经;旧约·撒母耳记;卡斯特桥市长;托马斯·哈代;原型

中图分类号:I 106.4;I 106.6 **文献标识码:**A

托马斯·哈代是位宗教作家,他的作品散落着大量的《圣经》典故。而托马斯·哈代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对悲剧人物性格的成功描写使得该小说有别于哈代的其他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不仅随处可见《圣经》典故,而且小说中亨察尔与伐尔伏雷的故事结构与《旧约·撒母耳记》中扫罗和大卫的故事结构平行一致。作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哈代在小说写作技巧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有相似之处,然而在小说的内容上他却大胆地向当时的文学传统进行了挑战。与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完美发展的特点背道而驰,托马斯·哈代把人类的生存作为人类的悲剧来描写,而人类的悲剧是由那些神秘的、个人所不能操纵的力量决定^[1]。长期以来,《卡斯特桥市长》被看成“性格与命运”的小说,主题是表现个体与强大的宿命之间的冲突。然而,若变换一个角度,在与《圣经》原型的对照中审视这部小说就能得出新的结论:小说的主题是表现人与社会的冲突,人深深陷在社会新旧交替冲突之中,如果人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他必将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牺牲品——“替罪羊”。

一、再现《圣经》世界

扫罗与大卫、亨察尔与伐尔伏雷分别是《旧约·

撒母耳记》和《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主人公。对扫罗与大卫的故事和亨察尔与伐尔伏雷的故事的对比研究可以从作品中发掘悲剧的现实景观。事实上哈代对《圣经》故事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平行运用的艺术手法正是他试图让古代的《圣经》世界重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之中,从而去揭示人类悲剧的共同本质。

扫罗与大卫的故事记载在《旧约·撒母耳记》中,故事记述了在以色列人从士师时期向君主时期的过渡中,因民众强烈要求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王,扫罗,一位年轻的便雅悯人的后裔,便被先知撒母耳涂膏,登基成为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位君主。在撒母耳涂膏在扫罗头上以示他成为国王后,扫罗迎来了第一次挑战。战斗中他表现极为出色,打败了亚扪人,使以色列人免受外族之辱。但扫罗鲁莽、偏执的性格致使他很快又丢掉了他的王位。扫罗被耶和華拒之门外后,他带着极度的恐惧和嫉妒目睹了他的继承人大卫的成功及大卫在以色列人中日益增长的威望。在恐惧和嫉妒中,扫罗企图杀死他的对手和继承人大卫,但却受到他的孩子们的阻挠,而且他的孩子们不断设法帮助大卫逃避扫罗的迫害。在同非利士人关键一战中,扫罗被击得惨败,当他看到没有逃生的可能时,为了不受非利士人的凌辱自己伏刀身亡。大卫则另起炉灶兴兵抗敌,节节胜利,

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安全与兴旺并成为第二代王。这样扫罗每况愈下、大卫蒸蒸日上的双向运动终告完结。

《卡斯特桥市长》描述了亨察尔坎坷悲惨的一生,以他和伐尔伏雷的交往、两者地位所发生的戏剧性互移成为小说的主线。年轻的亨察尔因醉酒将妻女出卖,事后追悔莫及,从此他滴酒不沾发愤图强,成为卡斯特桥市的粮草商并被选为该市的市长。亨察尔偶然遇到苏格兰青年伐尔伏雷并热情挽留他在自己的粮草行当助手。伐尔伏雷的精明、干练和开朗赢得了市民的一致赞誉并使亨察尔的粮草生意兴隆起来。然而亨察尔嫉妒、鲁莽、偏执的性格和他极力想维持自己所持有的地位与权力的野心使他与伐尔伏雷闹翻。伐尔伏雷脱离亨察尔另立门户。在与伐尔伏雷的竞争中,亨察尔的粮草生意陷于破产,而他卖妻女丑行的败露使他在下一届市政会上落选。像扫罗一样,亨察尔带着嫉妒和恐惧目睹了他的对手伐尔伏雷的成功。随着亨察尔的衰落,伐尔伏雷的成功,亨察尔和伐尔伏雷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伐尔伏雷娶了亨察尔的情人露赛妲,占有了亨察尔曾拥有过的房子,买进了亨察尔的全部生意并成为继亨察尔之后的下一任市长。亨察尔疯狂地企图杀死他的对手伐尔伏雷的行为使他众叛亲离。他惟一的生存希望,继女伊丽莎白·杰恩也弃他而去。小说结束时,孤零零的亨察尔在荒原中一茅草屋里凄惨地死去。

两则故事不仅有相似的情节,在一些细节描写、人物的刻画以及新旧社会势力冲突的揭示上也有相同之处。亨察尔与伐尔伏雷、扫罗与大卫最初交往的情形是完全一致的。两个年轻人都是在他们的主人出现困难并需要一个人来解决难题时出现。当年轻的苏格兰人伐尔伏雷途经卡斯特桥市时,亨察尔因买进劣等小麦并出售给本市的面包商而使他名誉受损。幸运的是伐尔伏雷有一种可以把损坏了的小麦部分处理好的方法,危难之时伐尔伏雷解救了亨察尔。亨察尔以经理的职位挽留伐尔伏雷做助手,但丝毫没有料到伐尔伏雷最终会成为他的对手和市长职位的接班人。在扫罗与大卫的故事中,大卫的出场也是在扫罗寻找能帮他解难题的人时。在一次战斗中扫罗违抗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大怒,决定摒弃扫罗做以色列王。自从耶和华拒绝庇护扫罗作为国王后,一种邪灵便时常折磨扫罗,使他痛苦不堪。年轻的大卫被选中为扫罗弹竖琴以驱赶邪灵,消除头痛。大型乐队仅用悠扬的琴声为扫罗驱走邪

灵,而且还帮助扫罗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歌利亚。扫罗封大卫做统率士兵的千夫长,但不幸的是大卫最后竟成为扫罗的对手和王位继承人。在两则故事中,当新生力量的代表大卫和伐尔伏雷由于自身壮大而威胁到了传统势力时,就受到了传统势力的代表扫罗和亨察尔的排挤,社会新旧力量的对抗立即出现。最终,大卫和伐尔伏雷作为社会新秩序的代表彻底击败了代表旧的社会秩序的扫罗和亨察尔。

二、替罪羊——人与社会的冲突

从旧的社会秩序向新的社会秩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然而不断壮大的新的社会力量终将战胜日趋衰落的旧的社会力量的必然性不断给失败者带来无尽的恐惧和悲哀。扫罗和亨察尔衰败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这是他们同新的社会秩序所发生的长期竞争的必然结果。人类在短暂的旅途中被社会的发展所困扰,深深陷在社会新旧交替的冲突之中,如果人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最终会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牺牲品“替罪羊”。扫罗和亨察尔都充当了被钉死在十字架和复活原型的替罪羊,具体地说就是描写“神王被杀”的神话。这一论题在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中得以详尽的论述:许多原始民族都相信,统治者是个神或半神,他的生命与自然和人类生存的周期一致。由于这种一致性的存在,所以人们认为本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都维系于这位神王的生命。因此,一个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统治者能确保自然和人类的繁荣昌盛;反之,一个病魔缠身或肢体残疾的国王只能给他的国土和人民带来病灾和毁灭^[2]。弗雷泽指出:如果自然的发展取决于这个具有人形之神的生命,那么随着他精神的日渐衰退并最终在死亡之中完全消失,还有什么样的灾难不能发生呢?避免这些危险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这个具有人形的神呈现出精力开始衰退的征兆,就必须立即把他杀死,他的灵魂必须在遭到严重的损害前转移到一个精力旺盛的继承人身^[2]。

在同对手的竞争过程中,扫罗和亨察尔这两个旧的社会秩序的代表被大卫和伐尔伏雷击得惨败。受了重伤的扫罗害怕被俘虏后受到非利士人的羞辱,用自己的剑了结他的生命,自此扫罗成为王权的替罪羊。扫罗必须为国民赎罪并为王国的富庶而牺牲,只有他的死亡才能让以色列再生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王位继承人大卫,一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繁荣昌盛的新的社会力量的代表。亨察尔不论是在

商务上、生活上还是政治上都遭察尔看不到任何生存的希望而来到爱墩荒原,孤独地死在荒原中一座破烂的茅草屋里。事实上,当亨察尔从卡斯特桥市的舞台上消失的时候,他的精神已经消亡了,但是只有这个曾经拥有卡斯特桥市最高权力的亨察尔在精神和肉体上完全消亡后,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的市长才能诞生。这不是扫罗和亨察尔他们两个所能选择的,如果他们不作为替罪羊消亡,新的社会力量就不会登上历史舞台,人类就不会有新的发展与进步。

在历史长河中,新旧交替的冲突和新的社会力量必将战胜旧的社会力量的故事自古就已经存在。扫罗王失败的故事使我们看到,扫罗不仅毁于他嫉妒和野心勃勃的性格,也毁于他不能顺从社会的变迁。扫罗被上帝厌弃后,又取得了另一场战斗的胜利,但同上一次有所不同,他已经没有了上一次的勇猛,而是惊惶并极其害怕,甚至他连战斗都没有参加。这次战斗反映了扫罗作为传统势力逐渐走向没落,同时,也为扫罗的继承人 大卫提供了首次登场的机会。代表着新的逐渐壮大的社会力量的大卫,只用了一个回合就打败了歌利亚,又战胜了非利士人。随着这场战斗的结束,扫罗像亨察尔一样遭遇了种种挫败,在民众中失去威信与尊严,丧失了财富和理智。在撒母耳被扫罗从虚空中召回显现那一刻,扫罗的命运达到了最低点。这一场面在《圣经》中兀立在人们面前,它展示了扫罗面对他即将失去的名誉和地位时所表现出的恐惧与无助。他甚至看见敌人的军旅就惧怕,无法再率领以色列人同敌人征战。作为一个国王扫罗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注定要被大卫击败,这是新旧更替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卡斯特桥市长》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多变的时代:从小型的市场经济向公共商业经济转变的时代。卡斯特桥市实质上只是一个村庄,或者可以称为带有集市的由几个村庄构成的乡镇。卡斯特桥市要注

遇了一连串的惨败。承认自己完全被击败后的亨入新的血液,同样需要一些属于现代的东西。伐尔伏雷作为商人靠自己的努力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所获得的财富意味着一种以物质形式呈现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以亨察尔为代表的旧的社会秩序的沦落。伐尔伏雷引进的一台农用机械可以说是新的商业秩序在卡斯特桥市的体现。伐尔伏雷确实是代表新社会秩序的商业新人,而亨察尔确实来自封闭的旧的社会秩序,同时他也是旧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完全承认自己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及被对手彻底击败,亨察尔终于完成了他的人生之旅——精神和肉体彻底消亡。我们无须对亨察尔的死提出什么疑问,因为这是一条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亨察尔深深陷在新旧交替的冲突之中,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替罪羊。

三、结 束 语

扫罗悲壮地战死在战场上和亨察尔凄惨地死在爱墩荒原上的场景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社会不断变迁的主题。永无止境的崛起和衰落,衰落和崛起,上可追溯到远古的过去,下可延续到永久的未来。人类向前发展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环境的变更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无法逃避新旧社会力量的冲突带来的影响,同样也无法阻止旧的社会力量被新的社会力量所取代。如果人类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秩序,最终都以遭受不同程度的挫败而告终,古今皆然。这就是在圣经原型对照中的《卡斯特桥市长》给予读者的启示,也正是托马斯·哈代用圣经原型作为他的小说的主体结构力图告诫读者的人类生存经验的基点。

参考文献:

- [1]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X) [M]. New York : Colliers , 1983 . 214 .
[2] Frazer J. The golden bough :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Vol. I) [M]. New York : MacMillan , 1958 . 166 .

Scapegoat in Incarnated Biblical World :Clashes Between Society and Man in Old Testament · Samuel and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ZHANG Yan-qing , ZHANG Yan-na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04 , China)

Abstract : Thomas Hardy is a Bible-influenced writer whose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is set against an incarnated biblical world. This thesis focuses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 selected narrative of Saul and David from Bible and a story of Henchard and Farfrae from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It intends to analyze clashes between society and man to catch the essential spirit of tragedy in term of scapegoat :clashe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Key words : Bible ; Samuel-Old Testament ;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 Thomas Hardy ; archetype